

精子的，
整，
而與，
沈也多
是果
是
是
是有有成大領與學賈
亥，
而育的，
丁

著教育象牙塔的根基，侵蝕它，毀壞它，理想的典範一個一個地倒下。一個醫學生今天最大的問題乃是求學在沒有一個“典範”的校園，心理沒有一個常模，所有的價值觀是是非非，說得好聽一點是我們正處在於一個多元價值的校園，然而多元的價值文化卻是等於價值的妥協，令人徬徨，最後變得冷漠。我們還能怪誰讓教育惡質化呢？西方也有一句格言說：〔Suggestion is fatal.〕。台大校長陳維昭先生前一陣子也提到現今大學教育的退步與教育者的冷漠有關[1]。變得沒有人敢說諍言，給建議了。

今天一些改革者試圖想要透過大量讓醫學生接受通識教育，以為它們可以救醫學生的人文，可以取代全人教育，隨便敷衍一下，而忽略了校園整體氣氛的營建，不禁令人質疑這種做法未免也太便宜行事和短線操作了。

所以其實問題並不出在於通識教育的內容或多寡上，其實若要教育學生學習以人的關懷為終極的人文精神外，我們不得不回頭解決“人”的問題。其實就是回到教育者本身對教育價值觀來做討論。



大學已非有理想性的教育環境

大學從西方中古世紀以來，從一個保護知識，傳承學術的，純粹為知識服務的象牙塔角色，學生與老師互動單純只是在追求知識本身，窮究天人物變之理。一直演進到到今，大學逐漸入世，是為社會而服務而存在的目的，為社會培育人才而存在。一種反主為客的去理想化的現實，使得學術不再是崇高與神秘。伴隨而來的結論是無可奈何的是大學為了生存，在市場機制的挑戰下，必

須向社會妥協與看齊。現代的科系是為符合社會的需要而設立，而不是為知識本身的追求而設立，也不是為了讓教育者實現夢想的環境。老師的增聘是為學生的需求而延攬，老師的教學必須迎合學生大眾的口味，大學已不再是可以讓學術展現本性的場域。是故可以說得解構洪觀一些，大學已經成為販賣技術的中繼站。

我們也看到大學也開始使用資本主義的行銷方式，與媒體合作，大作廣告。大學受學生重視的理由不再是高深的學問、研究的樂趣、優秀的教師，乃是一些經過包裝的華麗的名稱和就業的保證與過分強調管理的架構，一些技術掛帥的，實用導向的科系及課程大受歡迎。

用海德格的概念來說，這一類知識是「工具性思考」或「技術性思考」的結果。他們固然可以幫助個人解決工作或生活中的許多問題，然而，究其本質，畢竟只是「工具」而已(2)。可是這種經過了資本主義商品化的包裝行銷方式，在學生接受這種知識的背後，目的就是為了要成為對社會而言是一項一項被累積而且有價值的工具，使其符合社會化，單一化，就不得不用嚴格的品管，因此學校就設立了獎懲制度、成績賞罰制度，誘導學生向單元的價值觀前進，成績與學位才是唯一的出路（衝突理論）(3)。

舉例來說，大學為了招更多的學生，每年都要編列龐大的預算做公關，做廣告，做促銷的活動，派出了教師，乃至於教授，所長，院長，甚至於校長這個時候全成了大學的超級推銷員，將學生對待成客戶，無不使出渾身解數，看家本領，提供高額的獎學金，來展售大學，更枉論那些經費都是來自學生的學費。若將之用於學校的教學活動及研究上，大學的品質豈不更好。

對於一些學校動輒拿出數百萬獎學金吸引優秀學生前來就讀，無可厚非，但

我不知教育者對此做何關感，學生是爲了“錢”途來念書的，還是爲了追求卓越知識來念書的。然而當學生認爲自己的知識是用自己用錢買來的時候，我們發現到的是人與人的關係開始異化，人與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成績與名次開始異化。成績與名次開始偶像化，人的位格被降低卻不自知，將成績與名次至於人的位格之上，人被看重的理由不再是人的內心經驗與本質。我們難過的理由大部份是來自於自己的成績與名次不盡理想，而不再是聽到別人有喪事，或一條流浪狗被撞死等事情。人與人之間開始疏離，人本的價值觀開始低落，一種「工具理性」的價值觀將人的性格壓抑成爲平面，人際關係越來越壞。可惜的是大學並查覺到這種資本主義化所帶來的對人性的反噬，而隨之翩然起舞，享受其帶來表面上豐富而華麗的成果，卻不知不覺掉入迷惘的陷阱中。所以我們真的非常懷疑這種商業化的思考模式，是否影響一個醫學生日後在面對身爲棘手的人倫問題時，如複製人，買賣精卵等事項時，也會有功利思量的危險。



大學精神的淡薄

其實李家同教授說得好：「任何一所大學的精神，其實永遠由這所大學的教授來代表的。」（4）我們都知道一個教育者最大的使命乃在於「傳道」、「授業」、「解惑」，相信大部分的教育者心中都有一個期許，與學生對共創對人類幸福的未來。

可惜的是，一些教育者，一旦擁有權力之後，就失去了“教學、研究、服務”的專業倫理與內化的神性。果然應驗了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句老話。例如他們與經營者共謀，將學校企業化，引進所謂的

ISO認證制度，企圖將學校制度化，系統化，標準化，以方便經營者的管理，講求的是讓一塊錢發揮他最大的用處的思考方式來滲透整個校風，對於講求自由化的大學學風，重視個人生命特質內含的教育行爲，無疑是一種背道而馳的作法。連植物生態學家都知道，植物在Diversity的環境才會長得好，然而萬物之靈的人類卻不自知。生命的可貴之處乃在於他的多元性，今天的大學教育卻反其道而行。也許是異化的沈重卻使教育者無法招架ISO的魔掌，保證成功的理論卻不斷強化管理制度的合理性。

當一些教育者與資本家共謀的時候，自以爲自己可以憑藉者自己的聰明才智可以逃出资本家的掌控，可以影響經營者的邏輯思考，可是資本家無情的本性終就沒有辦法可以施恩於學校之中。在經營者的眼中，每一個人在學校中早已不再是完整的個人，每一個人只不過是幫助學校走上更有效率，更專業分工，更有效管理，創這最大的邊際效益的小螺絲釘。

舉個例子來說，某學校發生了要求教師捺指印上、下班的事件，在這事件中，我們就看到了資本主義化發展對人性的貶抑，將具體有“神性理型”的知識份子亦如工廠中工人被對待。在馬克思的預言下，爲了達成經營者有效率、將人變成片段、工具化的非完人終結，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上果真成爲必然。不要說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如果大學不再是社會的良心，這種一再地主導剝削人本價值行爲，就要從大學開始，向這個社會四處散去。這種環境價值觀的改變，已經成爲厄殺了人文精神的原兇。我們又怎麼要求學生有人文的素養？有全人的價值觀呢？在這樣的一間學校求學，我們怎可要求醫學生將來會愛病人呢？

所幸的是某些有良知的教育者並沒有被迷惑，也沒有冷漠，他們毅然地成立起教師會，重建大學教授的主體性與專業倫

理。他們的精神令人敬仰。但是從這樣的一個事件中，本來看似齊心為教育而付出的經營者與教師之間，已經出現關係上的鴻溝，對於學校的名譽上的傷害更是無以復加，對於學生的觀感傷害更是大。其實一些有智識的知識份子如果能早一點覺醒，展現大學原本的精神面貌，就不會讓經營者有這種誤解，天真地以為他們與教育者的關係是一種雇傭的關係，可以掌握校務，為所欲為，今天這種事情就不會發生。

學校並非是企業，目的不在於獲取利潤，而在於服務社會。非營利事業的人員，與「政府」或「企業」最大不同之處，是它的組成人員是有奉獻的熱誠的。所以非營利事業的管理，並不應同企業的管理，它是由國家、社會出錢，幫助心智孱弱智識的學生追求真理，共創公共利益。唯有體驗到這一種邏輯運作，才能重新調整校園中的倫理關係(5)，真誠地重視個人價值，那麼受教的學生才有可能培養出有「真誠坦側」的人文情懷。



結語

五四時代的大學精神令人緬懷，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北大的校務卻是爛的一塌糊塗，管理制度並未如現代的大學一般嚴謹，但是那個時代的大學對人文精神文明的遺產卻是空前絕後(5)。因此我們必須坐下來靜靜地思考，大學真正須要的教育精神是什麼，所教育出來的學生才能對人類有正面的貢獻，對未來的社會國家有所幫助。

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有一句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6)今天大學的精神的恢復，是教育者責無旁貸的使命，或許教育者需要站在第一線，站在學生的前面，去阻擋物質生活無情的攻擊，恢復氣節的生活，重建正確的價值判斷，有良心的知識份子不應該向沒有人文精神的制度來低頭，因此學生才能有所適從，活出愛人的生命。

結論

其實拉拉扯扯了怎麼多，我的意思是，雖然社會變得越來越功利化，資本主義化的趨勢已經不能回頭，大學要如何保有明德之心，還是要來自知識份子的良知。但是我也知道其實教育者也有他們的無奈。其一是他們並不是決策者，其二是為了要生存，也不得不屈服。

我的觀察大學精神惡質化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因為過去決策者為了要解決聯考窄門難以跨越的問題，把大學的錄取率提高，或者霎時間廣設了超級多的大學。逼得大學為了生存，不得不走上行銷化的道路。一旦大學也開始行銷化、廣告化後，校園的倫理關係就要被改變，市場運作邏輯慢慢地開始被運行。

學生與學校的關係已經開始有著不同與以往師徒倫理的那一套，取而代之我

們看到的是知識變成一種商品，學生與學校的關係變成是一種消費者與店主的關係。當這種關係一旦運行時，學校就被社會要求像是一部影印機一樣，它也不斷地要求整個在學校工作的員工、老師用最大的邊際效益在copy類似的學生，快速而又有效率。當我們越是在這種環境下求學，人的生命價值越是被抑制。

但是決策者並沒有觀察到歐美的社會與我們的社會其實有者不同的文化脈絡，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士大夫觀念嚴重，文憑主義高張的社會。美國人接受高等教育並不一定是求一個職業，他們可以為純粹追求知識而念大學或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或是說文憑並不等於擁有職業的必然性。然而在中國人的社會，至少

在台灣，大部分的學生與家長文憑主義的觀念仍十分嚴重，這樣的一種觀念再配合教育市場運作化，更加使得教室內所發生的事與學生越來越無關，我們怎能期待用在教室用人文教育來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呢？

再者學歷市場的通貨膨脹，過剩的人才，也使得在物質世界的鬥爭，帶來了惡性循環。或許北城婦幼醫院的例子是最佳的證據。小護士豈有罪，或許是大學教育害了她，也害了這個社會。（7）

參考文獻

1. 陳維昭校長於台灣大學57年週年校慶餐會上演說中表示：台灣社會普遍充斥各種偏差，諸如蔑視道德、踐踏操守、追逐功利、扭曲是非、不尊重知識、亦不尊重個體、對人、對社會、對國家都欠缺真誠的愛與關懷——決定社會走向的是知識份子；但現在的知識份子已經忘了人格的重要，整天埋首在教學與研究之中，很少抬頭看看外面的世界。聯合報 91.11.16.
2. 黃光國：論「人的素質」。人的素質論文集。1999.12，頁16-24.
3. 藍采風：社會學：衝突理論派的教育觀，2002.2 p.420_424. 五南.
4. 「任何一所大學的精神，其實永遠由這所大學的教授來代表的，如果這一所大學有一批有學問，而又有崇高道德的教授，這一所大學就會成為被人難以忘懷的大學。但何謂道德崇高呢？對各種不同的人，道德崇高會有不同的意義。對於教授而言，我認為道德崇高和理想主義有關。也就是說，一個道德崇高的大學教授，所作所為，不會基於什麼庸俗的價值觀，而是基於一種理想主義」。李家同，「從朱自清的夢來談大學

精神」一文節錄，2002_04_13/聯合報/39版/聯合副刊。

5. 龔鵬程：知識份子。2000.4，頁137_139.
6. 楊東平：大學精神。2001.10，頁11.
7. 「過去在大學只是少數菁英份子能進去的地方，社會普遍來說對大學知識的權威一般還是服殷與信任的。而現在學歷市場的通貨膨脹，已經造成社會對於大學知識的不信任感，甚至拒絕接受」。Randall Collins: The Credential Society. 劉慧珍等譯，1998. 桂冠。

參考書籍

1. 龍應台：政治人的人文素養.，百年思索，1999.10，頁5_21. 時報
2. 羅秉祥：黑白分明_基督教倫理學縱橫談。1992. 宣道
3. 金耀基：大學之理念。1983.9. 時報
4. Alan Bullock: 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 董樂山譯。2000.11. 究竟